

叶适佚文《古今水利总论》考校

陈开林

(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,江苏 盐城 224002)

摘要:叶适作品散佚较多,历代整理者对其佚文时有发见。《群书考索》《古今源流至论》《水利集》《荆川稗编》《图书编》《古论大观》均载有叶适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一文,然《叶适集》、新修《全宋文》及相关订补文章均失载。作为叶适的一篇鸿文,佚文的发现对研究叶适及永嘉学派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:叶适;佚文;《古今水利总论》;《群书考索》;永嘉学派

中图分类号:I207.6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674-2494(2016)06-0070-06

叶适(1150—1223),字正则,号水心居士,温州永嘉(今浙江温州)人,南宋著名思想家,永嘉学派集大成者。著有《水心先生文集》《水心别集》《习学记言》等。诗文著述最早著录于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八“别集类下”,载“《水心集》二十八卷、拾遗一卷、《别集》十六卷”,并附注:“外集者,前九卷为制科进卷,后六卷号‘外总’,皆论时事,末卷号‘后总’,专论买田贍兵。”^{[1]547}《文集》在其死后由门人赵汝讷依年编次刊行,《别集》刊行情况则不得而知。由于庆元二年(1196),朝廷诏禁道学,其著述书板遭政府毁坏,次年叶适又曾列名庆元“伪学逆党籍”^{[2]115-117},加之在后世,永嘉事功学派与朝廷所尊崇的道学正统不甚相合,因此,其文集在流传过程中颇多散佚。

与此同时,由于叶适文章“脱化叮咛,独运杼轴”^{[3]1382}的特色,历代也不乏有人致力于访求遗本,搜集佚文。明代黎谅曾做过大量的整理工作,搜集叶适文章 800 余篇。光绪年间,瑞安孙衣言又增入《补遗》一卷^{[4]871-872},收佚文 9 篇。20 世纪 90 年代,周梦江先生撰《叶适年谱》,多方搜集,在《年谱》正文及附录部分曾辑有叶适佚文 10 余篇^{[2]183}。晚近由曾枣庄、刘琳先生主编的《全宋文》,在前人基础上整理叶适的文集,利用新近发现的资料,并博考载籍,另辑得佚文 20 篇^{[5]36}。葛晓爱利用《黄氏日钞》辑叶适残文 25 篇^{[6]366-369}。叶适文章辑佚成果不断涌现,不过,辑佚工作并未完结。笔者近来发见一篇《古今水利总论》,考定为叶适佚文。

一、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作者考辨

南宋章如愚《群书考索》一书,卷帙浩繁,网罗繁富,辑录经史百家之言,分门别类编纂而成,保存了大量的资料。其文献价值迄今尚未得到较好的利用。该书今有正德十三年刊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(详下文)。四库本《群书考索》卷六十六《地理类》“水利门”部分^{[7]867-880},引经据典,备述古今水利,文中录入了大篇幅的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一文^{[7]876-880}。《群书考索》编纂的特点,四库馆臣曾概括为“博采诸家而折衷以己意”^{[3]1150}。因此,章如愚对此文亦有考订,考订文字间附于文中。由于《地理类》“水利门”篇幅很大,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一文夹在中间,文后未注明引文出处,故未曾引起学者注意^①。

收稿日期:2016-07-12

作者简介:陈开林(1985-),男,湖北麻城人,讲师,文学博士,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学、古典文献学。

①此文后有一段文字,文尾注明“夏英公文”。新修《全宋文》据以辑入夏竦卷,题为《乞行三代沟洫之法奏》。曾枣庄、刘琳主编《全宋文》第 17 册,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,第 89 页。

其后,南宋林駟编、黄履翁续《古今源流至论》“别集”卷十、元代任仁发(1254—1327)《水利集》卷九^①、明代唐顺之(1497—1551)《荆川稗编》卷一百二十、章潢(1527—1608)《图书编》卷一百二十五均载有这篇文章,包括原文和章如愚的考订文字。通过文字比勘,这五篇文字总体差别不大。其中,《荆川稗编》^{[8]615}注明出处为《考索》,即章如愚《群书考索》。就文章标题而言,《荆川稗编》^{[8]615}、《图书编》^{[9]789}均照录原题,而《水利集》题作“稽古论”^{[10]171},《古今源流至论》题作“水利”^{[11]642},稍有不同。

明代陈继儒(1558—1639)编《古论大观》,辑录古今论议文字,在卷一“天地类”中亦收录有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一文,且明确署名作者为叶适^{[12]223}。

《古论大观》一书,尽管《四库提要》对之颇有微词,讥其“庞杂丛脞”^{[3]754}、“罅陋百出”,但批评主要集中在“虽以古论为名,而实多非论体。往往杂掇诸书,妄更名目”,即从古人著作中“任情点窜”^{[3]1761}、“强古人已成之书,重为傅以新题”^{[13]1107},或改换题目(如将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改题为《典论论文论》^{[14]554-555}、将索靖《草书势》改题为《草书论》^{[14]587}),或摘取部分文字冠以“论”题(如将司马迁《史记·六国年表序》改称为《秦论》^{[14]495}、将《秦楚之际月表序》改称为《秦楚之际论》^{[14]514})。但综观全书,作品和作者之间,尚未发现张冠李戴的情况。因此,如四库馆臣所言,改动文章标题有失轻率,但署名并不存在问题。

《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》中有论及《古论大观》的文字,其撰写该书提要时,有选择地对各卷中的文章加以评论。其评论方式为注明作者,并附以考订,或撮取文章论旨。如:《诗赋叙论》(班固。即《艺文志》内一段。)^{[13]1100}、《秦楚之际论》(司马迁。此岂可目之为论。)^{[13]1108}、《损益论》(仲长统。论变制变法。)^{[13]1105}、《李杜诗体论》(元稹。此题亦系妄造。)^{[13]1106}

关于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一文,翁方纲(1733—1818)曾有评论:“《古今水利论》(叶适。论古今水利之制莫善于周,莫不善于汉。)”^{[7]1109}时为馆臣的翁方纲,认定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一文的作者为叶适,必有确据。

再对比《群书考索》和《古论大观》所收的两篇文字,标题相同,内容也几乎完全相同,只是个别字词有异。因此,可以肯定,两书所引属于同一篇文章,由于底本差异及传抄失误,而致使有少许异文。

古代以“总论”为题的文章并不多见。查考《叶适集》,里面既有以“论”为题的单篇文章,也有“总论”为题的系列文章,如《水心外集》中今尚存《财总论》(一、二)、《兵总论》(一、二)、《法度总论》(一、二、三)等篇。而且以“论”名篇的文章均是针对时事而论,以“总论”名篇的文章均是先论述古今流变之状况,再归结到现实问题。

今以《财总论》为例。文章开篇提出:“财用,必尽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。欲尽究今日之本末,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。盖考古虽若无益,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。”然后备述财赋制度之变迁,首自舜、禹,历春秋、两汉、三国、隋唐,迄于北宋。由此过渡到现实,论述南宋时期的财赋状况,并提出自己的忧虑,即“今日财之四患”^{[4]770-774}。《兵总论》《法度总论》与之类似。

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从文章题目、布局结构、文风均与之相同。因此,通过以上考察,可以断定《古今水利总论》的作者即南宋的叶适。

二、《古今水利总论》文本校勘

就时间而言,《群书考索》收录此佚文最早,《古今源流至论》(以下简称“黄本”^①)、《水利集》(以下简称“任本”)、《荆川稗编》(以下简称“唐本”)、《图书编》(以下简称“章本”)均据以收录。《古论大观》(以下简称“陈本”)亦载有全文,且有明确署名。正德本《群书考索》(以下简称“正德本”)和四库本《群书考索》版本有差异,虽刊刻时间早,但因版脱落而缺末一小部分文字。因此,本文以四库本《群书考索》所收《古今水利总论》为底本,参校其他版本,并稽考相关史料,对其作校勘整理,文字异同以按语注出。《群书考索》^{[7]876-880}、《古今源流至论》^{[11]642-645}、《荆川稗编》^{[8]615-618}、《图书编》^{[9]789-792}均采用台湾商务印

^①《全元文》第18册收录任仁发文章三篇,小传称“所著《浙西水利议论答录》(一名《水利集》)十卷,今已难窥原貌”。实则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51册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221册均收录此书。

书馆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水利集》采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钞本^{[10]171-173},《古论大观》采用首都图书馆藏明刻本(全称《新刊陈眉公先生精选古论大观四十卷》)^{[12]223-224},正德本《群书考索》采用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藏,正德十三年建阳刘氏慎独书斋刊本^{[15]427-428}。兹校勘文字如下:

论(任本无“论”)古今水利之制,莫善于周,莫不善于汉。夫水利之在天下,犹人之血气。然一息之不通,则四体非复吾(正德本、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为”,误)有。大而江河川泽,微而沟洫亩(黄本、任本、唐本、章本均作“吠”,是。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·匠人》:“匠人为沟洫……一耦之伐,广尺深尺,谓之洫……谓之遂……谓之沟……谓之洫……谓之浍。”郑玄注:“洫,吠也。”另:《尚书·益稷》:“浚吠浍距川。”蔡沈《传》:“吠浍之间有遂、有沟、有洫,皆通田间水道,以小注大。”《史记·夏本纪》:“浚吠浍致之川。”裴骃《史记集解》引郑玄曰:“吠浍,田间沟也。”)浍,其小大虽不同,而其疏通导达、不可使一国(黄本、任本均作“日”,误)之壅阏(章本作“害”,误)则一(任本作“可”,误)也。成周之尽力于沟洫,西汉之用功于河渠,不贪小利以害大谋,不急近功以遗远害。田亩有灌溉之益,川泽无壅塞之忧,此《周礼》述(章本作“通”,误)沟洫,迁《史》书河渠之利欤。且成周匠人之职:方井之地(黄本脱“地”,误),广四尺者谓之沟;十里之成,广八尺者谓之洫;百里之同,广二寻者谓之浍。(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·匠人》:“九夫为井,井间广四尺,深四尺,谓之沟;方十里为成,成间广八尺,深八尺,谓之洫;方百里为同,同间广二寻,深二仞,谓之浍。”)夫自四尺之沟,积而至于二寻之浍,一同之间,其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之制者,凡几亩也。小司徒之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。说者论田税之所出,则百井之地,出田税者六十有四,而三十六井则治洫也;万井之地,出田税者四千九十有六井,而五(黄本作“三”,误)千(任本作“十”,误)有奇则治沟与浍也。夫自一成之地,积而至于一同,万夫之众,其捐赋税之入以治沟洫(章本另有“吠浍”二字,误。此与前句句式相同)之利者,凡(章本脱“凡”,误)几人也。成周之君,岂不爱膏腴之地、赋敛之入(此承前所言“捐膏腴之地”、“捐赋税之入”而言。正德本、陈本均作“人”,误)而弃以为无用之沟洫哉?诚以所弃者小、而所利者大,所捐于公上者不能毫发、而所以福斯民而泽天下者无穷已也。自经界不明,而先王沟洫之制(黄本作“治”,误)漫无可考。以九河之地犹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迹,则细而沟洫之属可知矣。天下所谓有才之士始出而以私智经营,虽(任本有“则”)其利泽不博,未及古人偏(正德本、陈本均作“偏”,误)利天下之意,不犹愈于后世与(唐本、陈本均作“兴”,误)水争地、贪尺寸之利而遗无穷之害哉!

自春秋战国浚其源,西汉道(黄本、正德本、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导”,是)其流,而河渠之水利详矣。孙叔敖起芍陂,楚受其惠;文翁穿(黄本作“腴”,误。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江水》:“文翁穿湔。”杜佑《通典·田制下》:“汉文帝以文翁为蜀郡太守,穿煎(口)。”郑樵《通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记载并同)口,蜀以富饶;凿漳水于魏者,邺旁有稻粱之咏;导泾水于秦者,谷口(正德本、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泾阳”。事见《汉书·沟洫志》。下文有“白公引泾水于池阳”句)有禾黍之谣;此见(章本作“建”,误)于春秋战国之时也(章本脱“也”,误)。自汉以来,讲明尤备。内而京师,外而列郡,又远而边地,源流瓜(黄本、章本均作“派”,是)分,原隰蕃布,历历可见矣。严(任本作“严熊”,正德本、唐本、陈本均作“严能”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作“严熊”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、《通典·田制下》、《文献通考·田赋考六》均作“庄熊”,是。《汉书》因避汉明帝刘庄名讳,改“庄”为“严”。又省去“熊”字。后世因以致误)穿龙首渠于冯翊之地,(黄本脱“矣严熊穿龙首渠于冯翊之地”十二字,但存此句的小字注文)倪宽(黄本、任本、正德本、唐本、陈本均作“儿宽”,义同)穿六辅渠于左内史之治(黄本作“制”,误),白公引泾水于池阳(陈本作“汤”,误)之区,决渠降雨,荷插(黄本、正德本、唐本、陈本均作“番”,任本作“锄”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作“番”,《通典·田制下》作“锄”)成云,衣食京师亿万之口,岂非京师之利乎?其他郡(黄本作“渠”,误)县,泰山则引汶,东海则引巨定,汝南(黄本、任本、正德本、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海南”,误。语见《汉书·沟洫志》)、九江则引淮,朔方、西河(陈本作“朔西方河”,误。语见《汉书·沟洫志》)、酒泉诸郡则皆引河(任本脱“河”,误)及川谷以溉田。陂(唐本、陈本均作“披”,误。语见《汉书·沟洫志》)山通道,在在相望,岂非(任本脱“非”,误。下文有“又岂非边地之利乎”)诸郡之利乎?轮台以(章本作“之”,误。此句章

如愚注为桑弘羊奏言,事见《汉书·西域传下》。故当作“以”)东,有渠溉田五千顷;而鲜水左右,亦有桥七十所。是虽极边之地,水道源流无不加意,又岂非边地之利乎?西汉之君,不计地利之广狭,不论费役之多寡,不一劳者不永逸,不暂费者不永宁,此汉人得享溉灌之利也!

然周汉之(正德本、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无“之”)所以得水利者,治之者非一官,领之者非一人,得以尽心于沟洫河渠之间。是故《周官》营沟行水之制,则职之匠人,俾任浚导之功也;(匠人为沟洫,凡沟必因水势,防必因地势。)(按:括号内文字,任本、正德本均为小字注文,是。下文文后章如愚注曰:“《地官》:‘稻人以储蓄水,以防止水,以沟荡水,以遂均水,以列舍水,以浚写水。’”而此句亦是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·匠人》原文。故此句亦应为章如愚的注文,后因传抄致误入正文。另:“储”,《周礼》作“瀦”)止水蓄水之令,则领之稻人,俾专储蓄(《周官·地官司徒·稻人》:“稻人以瀦蓄水”,故当作“瀦”)之利也。夫(正德本、陈本均作“天”,误)惟浚之于其始,积之于其终,又安有旱涝之患哉!汉之京师,则少府总禁(任本脱“禁”,误)池之事,其属则有池监、有都水;水(陈本此字漫漶)衡掌林苑之事,其属则有水司空、有都水(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亦作“都水”。黄本作“都司”,误);三辅以行京师(任本作“都”)之职;太常以领巴陵之渠。郡国,则九江有陂、湖官(《汉书·地理志》:“九江郡有陂官、湖官”),南海则有淮浦官(《汉书·地理志》:“南海郡中有淮浦官。”淮水,古水名,即今广东省连江。故应作“淮”),南郡、江夏则有云梦官。夫惟既任于其内,又分于其外,又安有壅阏之忧哉!

国(章本改为“宋”)朝惠养元元(此句任本作“下逮有宋”,系任仁发所改),留心水利,三司则有都水监,诸路则有提举,州有倅贰,邑有丞佐,而又郡有守、邑有令,皆得以行其浚导(陈本作“道”,误)储(陈本此字漫漶。黄本、任本均作“瀦”,是)蓄之利。故修萧何之故堰,则若许景山,而废坏之地复蒙大利,(按:正德本以后文字缺失)正“郑公在前、白公起(任本、章本均作“在”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:民歌之曰:“……郑国在前,白公在后。”)后”之意也;修召信臣之旧渠,则若赵尚宽,而荒瘠(按: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废”。章如愚注:“仁宗朝,有唐州太守赵尚宽者,复修召信臣渠与境内陂堰,向为荒瘠之地变为沃壤。”故当以“荒瘠”为是)之场变为沃壤,正“前有召父、后有杜母”之意(黄本作“遗”,误)也;筑海隄以卫田而民享其利,则如范文正;兴水利有功而治累得声,则如刘彝。得人如是,则其计(黄本、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利”,是)可胜计(黄本作“既”,误)耶?

今日闻(此三字,任本作“自时厥后”)有论水利之事矣,而不蒙其利;闻(任本无“闻”)有任水利之官矣,而不行其劳。太(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并同,句意不通。黄本、任本均作“夫”,是)湖藪陂泽,水之所瀦;而河渠亩(任本作“畎”)遂,水之所泄。豪民垦之,以获丰殖之资;官司(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私”,误)仰之,以享租输之入(黄本、任本、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入”,是)。及其日增岁衍,而水利之故地皆为创置之良田;曩之仰其水利以耕者,今不胜(此三字,任本作“乃至不幸而罹”)旱溢之害。是固不可以悉举也。姑以越之鉴湖言之。自汉永和中始辟(黄本作“开”),其广二(黄本作“三”,是。王十朋《梅溪集·鉴湖说上》:“在会稽、山阴二县界中,周回三百五十余里。”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:“镜湖……周三百十里。”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“鉴湖,亦名镜湖……周三百五十八里。”故“二”当为“三”)百余里,而灌溉之利及于民者为田八千余顷。及(任本有“宋”)熙宁中,盗耕其中者九百顷。至近岁,又甚矣(此一句,任本无)。至取其田以归之公上,此未害也。而不知所剩(任本作“利”)者仅数百亩,而利之所入(唐本、章本、陈本均作“以”),复未必尽归之官。所言(黄本、任本均作“害”。此句承上文“此未害也”句而言,故当以“害”字为是)者凡数千顷,而骛骛不已,则越三郡将(任本作“愈”)受其弊矣。

倘(黄本作“恍”,义同)今日(任本无“今日”)公上不利丝毫之赋,守令不恤豪右之民,毋惑于纷纷之议,毋付(唐本此处为一小字注文“阙”)于悠悠之事,则何患乎利不具(黄本、任本均作“兴”)、害不除,而使周汉专(唐本此处为一小字注文“阙”)其利(任本有“也”)哉?虽然,水利固当举也(任本无“也”),亦未(黄本作“非”,误)易轻(任本无“轻”)举也。才不辨(任本作“干”)者不足任,心不尽者不足任,苟且顺从者不足任。上靡(黄本作“糜”,误)帑庠(任本作“庠”),下夺农田(任本作“时”),隄防一开,水失故道,间(黄本、任本均作“则”,误)有指邻国以为壑(陈本作“人”,误),说《禹贡》而

行河者,益以滋(陈本作“兹”,误)其谬(黄本作“缪”,误)耳!不然,“闻之(唐本、陈本均作“闵之”。章本作“闻之”。黄本、任本均作“闲送”,是。苏轼诗《赠孙莘老》:“天目山前绿浸裾,碧澜堂下看衔舻。作隄捍水非吾事,闲送若溪入太湖。”)茗溪入太湖”,东坡何托此以讽熙宁(任本作“当时”)兴水利者哉?

三、《古今水利总论》发现的意义

《古今水利总论》共1700余字,是叶适总论古今水利的一篇大文。这篇佚文的发现对研究叶适及永嘉学派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第一,为永嘉事功学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。目前的叶适研究成果,在论述叶适的经济思想时,多集中于其关于“井田”“货币”等主题的讨论。透过本文的主题,可以了解到叶适关注现实问题的广度,从而扩展了永嘉事功学派研究的领域。史称叶适“志意慷慨,难以经济自负”^{[16]12894}。作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,推崇事功,关注国计民生,颇多发明。永嘉之学自薛季宣发端,叶适受其影响颇深。吕祖谦《与朱侍讲》中曾赞许薛季宣之学,“于世务二三条,如田赋、兵制、地形、水利,甚曾下功夫,眼前殊少其比”^{[17]239},足见永嘉学派研治范围之广。此文的发见为叶适关注水利提供了有力的佐证。

第二,纠正了文献征引误题的现象。由于此文关涉水利,切合民生,因此,在后世的水利、农学著作中屡见征引。明代耿橘《常熟县水利全书》即引述了此文里面的文字。其后,俞汝为编《荒政要览》,在卷四《开沟渠》一目中据以引用,文后标注为“常熟令《水利书》”。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又因袭《荒政要览》的文字,在卷十二《水利·总论》中据以转引,并作删削,文前径直标注“《荒政要览》曰”^{[18]281-282}。乾隆年间,鄂尔泰等编修《授时通考》,卷三七《功作门·灌溉》中照例录《荒政要览》所节录的文字,删除最末一节,文前标注“《荒政要览》论曰”^{[19]302}。杨瓛《中外农学合编》卷四《农类功作》引用大段文字,文末标注为“《农政全书》”^{[20]83}。阎镇珩《六典通考》卷一百九十五《沟洫考》移录大篇幅的文字,文前注“章如愚曰”^{[21]478-479},当是据《群书考索》录文。

由此可见,此篇文字在其他书籍引用时,由于不明作者,以致本来出处湮没不彰。断定了《古今水利总论》的作者是叶适,这些文献征引的误题现象也可得以彻底的纠正。

四、余论

由于中国古代以农立国,水利问题是影响农业的重要因素,故而颇受关注。因此,历代有关水利的文章、著述数量极为庞大。《古今水利总论》内容丰富,概述古今水利,影响较为深远。即如文章开篇:“夫水利之在天下,犹人之血气。然一息之不通,则四体非复吾有”,由于比喻颇为贴切,以致这一观点在后世作家文章中时有提及。兹条举三例:

予谓水利之在天下,是犹人生血气贯通于身,无一息之停,否则受惠四体,非复吾有。
(元·刘沂《南皮县郎儿口濬川记》^{[22]176})

余因嗟夫水利之在天下,犹人之血气,然一息不通,则四体非复吾有。(明·解缙《疏源记》^{[23]825})

水利之在天下,犹元气之在一身,一息不通,则患害及之。(明·王仲谦《重修官港记》^{[24]1041})

刘沂、解缙、王仲谦论水利重要性,均以人之血气相比拟,显然是沿袭叶适之论。同时,明了立论的依据,不难发现刘沂《南皮县郎儿口濬川记》“否则受惠四体,非复吾有”一句,实则句读有误,当点读为“否则受惠,四体非复吾有”,可补正《全元文》之失误。

此外,明代潘游龙辑《康济谱》二十五卷,乃政论性类书,卷二十四《水利》中有《沟洫总论》一篇,比勘文本,可知乃是撮录《古今水利总论》全文而成。然而文首仅称“昔人谓”^{[25]709},足见潘游龙亦不明作者。本文考订了《古今水利总论》的作者为叶适,并参校众本,期于整理出较为完备、准确的文本,以供学界参考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陈振孙.直斋书录解题[M].徐小蛮,顾美华,点校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2]周梦江.叶适年谱[M]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83.
- [3]纪昀.四库全书总目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4]叶适.叶适集[M].刘公纯,王孝鱼,李哲夫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61.
- [5]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:第285册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;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6]葛晓爱.《黄氏日钞》研究[M].新北:花木兰文化出版社,2013.
- [7]章如愚.群书考索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第936册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8]唐顺之.荆川稗编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第955册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9]章潢.图书编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第972册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10]任仁发.水利集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:史部第221册.济南:齐鲁书社,1996.
- [11]林駟,编.黄履翁,续.古今源流至论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第942册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12]陈继儒.古论大观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:第23册.济南:齐鲁书社,1997.
- [13]翁方纲.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[M].吴格,整理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2005.
- [14]陈继儒.古论大观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:第24册.济南:齐鲁书社,1997.
- [15]章如愚.群书考索[M].扬州:广陵书社,2008.
- [16]脱脱.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17]吕祖谦.东莱集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第1150册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18]徐光启.农政全书校注[M].石声汉,校注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- [19]鄂尔泰.授时通考校注:第2册[M].马宗中,校注;姜义安,参校.北京:农业出版社,1991.
- [20]杨 巩.中外农学合编[M]//四库未收书辑刊:4辑第23册.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7.
- [21]阎镇珩.六典通考:下册[M].扬州: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0.
- [22]李修生.全元文:第58册[M]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4.
- [23]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万安县志[M].合肥:黄山书社,1996.
- [24]李维钰,双 鼎,主修.官献瑶,总纂.光绪漳州府志[M]//中国地方志集成:福建府县志辑29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0.
- [25]潘游龙.康济谱[M]//四库禁毁书丛刊:史部第7册.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7.

Textual Research and Sorting of Ye Shi's Unanthologized Article Named
Gujinshuilizonglun

Chen Kailin

(College of Literature,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, Yancheng, Jiangsu 224002, China)

Abstract: Ye Shi's anthology was proven to be incomplete and many of his unanthologized articles were discovered gradually by scholars throughout the history. *Qunshukaosuo*, *Gujinyuanliuzhilun*, *Shuiliji*, *Jingchuanbaibian*, *Tushubian*, *Gulundagguan* all recorded Ye Shi's *Gujinshuilizonglun*, but *Yeshiji*, lately revised *Quansongwen* and related monographs didn't anthologize this article. The *Gujinshuilizonglun* is Ye Shi'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, which has significant value to research Ye Shi and Yongjia school.

Key words: Ye Shi; unanthologized article; *Gujinshuilizonglun*; *Qunshukaosuo*; Yongjia school

(责任编辑 王 作)